

古典愛情

楊婧

從來就是那麼地喜歡古典音樂，欣賞古典藝術，追尋古典文化。對於我來說，一切古典的東西，無論瑕疵還是殘缺，都代表一種無法挑剔的美。古典價值對於現代人已經成了博物館的代名詞，或許對現代人來說，一切東西都變成了結果而不是過程。愛情，也許，也是這種物質加速世界下的犧牲品。我記得有人說過，現代社會是一個高速壓縮的社會，工作壓縮為拼命，愛情壓縮為性。我不知道現代社會的愛情觀是怎樣，可是我知道古典愛情是不再存在於這個時代的。

說起古典愛情，又想起了克拉拉和勃拉姆斯的故事。克拉拉是著名音樂家舒曼的妻子，她本身也是一位鋼琴家。勃拉姆斯是舒曼的學生，當年，在克拉拉34歲的時候，20歲的勃拉姆斯來到了舒曼的家裏，當勃拉姆斯在彈琴時望見了克拉拉，就是這樣一個眼神，導致了勃拉姆斯和克拉拉43年的未了情緣，一個43年都沒有說出口的爱情。這是一段常人無法理解的古典愛情，一切都出於對真愛的珍惜和對愛人的珍愛。在克拉拉的丈夫舒曼去世那段時間，勃拉姆斯一直陪伴在克拉拉身邊，幫她減輕痛苦，與她談及音樂，對於感情，他們誰都沒有說出口。那以後，勃拉姆斯離開了克拉拉，與她天各一方，直到病得不行的勃拉姆斯知道克拉拉病重的消息，拖着身子前往克拉拉住的地方，可是，他卻錯坐了相反方向的火車。在克拉拉去世11個月以後，勃拉姆斯也離開了人世。勃拉姆斯曾經說過“我最美好的旋律都來自克拉拉”。他死時64歲，終生未婚。

勃拉姆斯對於克拉拉的柏拉圖式的愛情是一份單純卻又沉重的愛，一份完全只求付出，不求回報的愛。他一生寫了無數封情書給克拉拉，但一封都沒有寄出。對於一個男人，無法想像他的愛有多麼的深，多麼的真，才能夠克制自己四十多年之久。也許古典式的愛情所重視的是靈魂的碰觸，是精神的寄託，能夠一輩子藏在心中的愛是不會被任何世俗的誘惑所腐蝕的。古典式的愛情是渴望卻又是保留的，是徹底卻又是猶豫的，是激情卻又是冷靜的。它沒有定型的模式，只是守住真愛的心。它不像現代愛情的快感與浮華，它什麼都不求，只求一顆堅定的心。

勃拉姆斯曾在克拉拉的幕前，拿出為克拉拉生日所寫的樂稿《因為它走向人間》、《我轉身看見》、《死亡是多麼冷酷》和《我用人的語言和天使的語言》。我不知道當時的勃拉姆斯是什麼表情，帶著失望的痛悔，還是深情的悲傷眼神。也許，命運就是這樣捉弄人，讓這段幾十年的愛情陪葬在克拉拉的幕前。他們的故事讓我們知道，愛情沒有保鮮期，只有短暫和永恆。